

问题：如何确认自己的“相信”不是一种“假意相信”？

这个标准很简单——会影响到你的现实的决定的，你就不是假意相信。

什么叫“现实的决定”？

只要涉及到你怎么安排你的时间以及该时间凝结的成果的决定，都叫做现实的决定。

比如你打了一个月工，那么你到哪里打工、打什么工，就是现实的决定的内容。

你打工攒出了 3000 块钱，这三千块钱你怎么用，也算现实的决定的内容。

你决定去看电影，看什么电影、去哪里看，这就叫现实的决定的内容。

所以，问你自己是不是真的信，办法既不是去检查自己是不是逻辑特别通顺、也不是看自己是不是喊口号，也不看“信仰委员会”有没有给你发一个四级证书。

它全看你自己的时间安排、财富处置受到该信念的多少影响。

编辑于 2021-09-06

<https://www.zhihu.com/answer/2105764356>

---

评论区：

Q: 有些东西说不信却在做着，有些东西说相信却没那么做。

---

Q: 请教一下您对知行合一的看法。

我最近觉得，这中间有一个过程。比如我们拿媚世随俗来举例。比如有一个人，他首先因为各种原因了解到“不随波逐流”是一种好的品质，他写高考作文的时候满嘴都是这几个字，永远用这几个字来评判各色人等的选择。后来他高中毕业了。他发现很多问题越来越现实，他不能只说这几个字，并以此来标榜自己了。他觉得如果光说不练的话太虚伪，所以他硬着头皮决定做他认为非做不可，但是身边绝大多数人都不会选择的事情。比如说他选课只选有用的，但是他的同学主要看哪门课给分高。他的确这么做了，比之前光说不做有了进步，但是他经常怀疑自己的选择，还经常觉得自己后面遇到的很多困难说不定是这些选择造成的。他有时候后悔，如果不这样的话，人生可能会轻松一些，而不会步步艰险。

我想问，这样的人是不是还不能算是知行合一？或者用您这篇回答里面用的词，这样能算“真信”吗？

我最近觉得，只有他到有一天不再为自己的选择感到丝毫的后悔，也就是说达到了“虽九死其犹未悔”的境界，才算是真正的知行合一。因为到此为止，这个人才真正认同了这个选择本身的价值，而不是他导致的某种结果的价值。只有一个人认同这个选择的价值，并因此可以忽略他带来的影响，他才见到了这个选择本身吧？

还请您指正，谢谢。

A: 充满怀疑、犹犹豫豫、时常悔恨，已经是真信了。

并不需要心安理得、一往无前、无怨无悔才叫真信。

后者某种意义上其实是破罐破摔、将错就错的结果，而不是“真诚信仰”的结果。

B: 信为疑余，疑为信证。

C: 我记得克尔凯郭尔有一本书叫《恐惧与战栗》，比较有名因为是“信仰之跃 (leap of faith)”这个说法的出处，但书实际说的是模范的信仰——作者举了亚伯拉罕献祭幼子的例子，很多人觉得信仰应该是无比坚定不可撼动的，不是这样，亚伯拉罕如果在献祭幼子时坚定的相信神是公义的纯善的绝不会让我真的献祭幼子，然后夸一刀剃下去了，那不是信仰，是理性，是典型的“理性之独断”。真正的信仰恰恰是充满怀疑、恐惧、绝望和战栗的，信仰之跃正是在绝望的战栗中去拥抱希望的一跃。

---

Q: 谢谢，但这个回答我觉得并没能完全解除我的困惑，原因在于我不认为假意相信就无法影响现实决定，比如说基督教信仰，慕道友到决志和受洗的过程实际上是一个不断追问和想象“我如果相信了会怎么样”的过程，很多人都会追问和想象“我如果相信了会得到怎样的平安喜乐”，或者“我如果相信了就能怎样去原谅某个生活中的恶人”，然后真的体会到平安喜乐和原谅的感觉，再接下来他们中很多人似乎会慢慢简化这个流程，把“想象我如果相信了会怎么样”简化成“我相信会怎么样”，“真信”似乎就是这样通过“假信”确立的，假意相信就不能让一个人感到平安喜乐或者做出原谅的决定吗？好像并不是吧？

我目前的想法是：“假信”在词义上就有一种自指结构，它暗示了一种“不信的我”对“相信的我”的共情，它是“相信”的自觉（在知道自己在相信的前提下去相信），所以真正让人困惑的点在于“自觉”这个结构与“信”的关系是什么呢？或者说“假意”和“相信”究竟是什么关系？

A: 我不确信看懂了你的意思

Q: 可能我期待的是一个对“假意”的理论解释，而您的答案重点是一种实践建议。

A: 这其实回答了你的问题啊。只要影响到了决策，不管你自己认为自己是不是假意，你都不是假意。

Q: 那么我的质疑就是哪有不会影响任何现实决策的假意呢？假意去信电影特效也会影响我对电影评价的决策，假意去爱一个人更不必说会有多少影响了。而且人真的能认定某个决策没有受到

某个信念的影响吗？我可以认同“影响不影响现实决策”这个标准是一个看上去有一定可操作性的实践准则，但我觉得它不构成对“假意”的解释。

A: 这就是你对“真假”的标准太苛刻了。而不是对方的意思到底有多真多假的问题了。

Q: 是的，我也意识到了，这个“假信”的“假”我理解中并不是“真假”的“假”，我这个“假”实际上变成了“不能 100%确信”，被定义成一种普遍状态了，那么所有的信在这个定义下好像都是假信了，这就成了定义问题，实际意义好像就不大了。

B: 个人觉得，如果说“假信”暗示了“不信的我”对“相信的我”的共情（这个过程或者状态被称为“信的自觉”——或者可以说是信的尝试和验证）“不信的我”透过自觉的过程验证了“相信的我”所带来的结果和“相信的我”的“相信的合理性”，生发了相信的实感。假信可以说是相信的启蒙吧。而且假信就和真信很多时候是存在模糊的地带的，因为我们对验证结果的评定标准也不一样，可以说是比较主观的。

Q: 但有一种假信似乎是很明显的：比如看电影你会假意相信世界上有龙和魔法，你看冰与火之歌时候不会说“世界上根本没有龙”这么煞风景的话；又比如打辩论时候你可以在辩题的两个立场之间时不时切换。这些情况下，假信似乎是可以很清晰的被界定的，其存在性是清晰可感的，但如果假信是信，那真信是什么？还有真信吗？是不是所有的信其实都是不同程度的假信？

B: 我觉得前面你说的电影的部分是属于常识类，范围可能比后面的要小，后面的内容范围可能更大。但是其实我也一直抱着这样的观点，所有的我所认为的信其实从全局上来看它都是不可能到 100%的信。有时候甚至连“真相”的 10%都不到。但我所认为的信是在我所能到的能力范围内的最大最整合的信。虽然从大观来看，可能我的信与真正的信相差十万八千里，但是它对于我来说，却是当下的我所拥有的最客观最真实的信。是一个无限尽量避开假信到永远不可能到达的“真信”的过程吧。从客观来说 一切都是假信，因为不可能达到最完美的 全面的，但是对人来说确定再客观真实不过的真信了吧

Q: 我说的“假信”不是“信得不符合真相”，而是“明知不符合真相还信”，你觉得所有的“信”是不是都是“明知不符合真相还信”？

B: 我想说的是我们定义真相是有限度的，不是说真相不真实而是不全面。从这个角度来说，所有的信其实都是“不符合真相”的信。就像电影里的龙和哈利波特这个是不符合真相的是人尽皆知的，但是另外的一些人们认为自己已经掌握的真相其实不一定就是真相的全部，因为人不能全知全能，所以这个角度上，都是“不符合真相的”

C: 我信太阳能带给我温暖，但我对太阳的真相其实不那么了解。

Q: 你这个话其实又牵扯到一个话题，信的对象可以是单一孤立的命题吗？我觉得不行，信的对象必然是一个体系化的论述，也就是关于太阳能带来温暖的整个理论体系，而不是太阳能带来温暖这一句话，当然日常语境里经常会有对单一命题的相信与否这样的用法，但这只是日常语境本身的模糊和不严谨。

D: 不管假信真信，都是一种识

遇到适合的机会，就会对你产生影响

真假没有本质区别，更没有界限

Q: 我原来其实偏向这个观点，但现在我觉得萨特提供了一种新的可能性，所有信都是假信，但所有假信不是信，而是不信，这样一种有内部张力的解读似乎更好。

D: 这样说通的

本质上来说，信就是虚假的

当你觉得要信的时候，反而证明了那不是真理

真理还需要故意去信吗

反过来讲，所有的信也都是真的，因为并没有绝对真理的存在

这是空如来藏、不空如来藏、空不空如来藏的辩证关系

---